

抗戰叢書

宋慶齡自傳

華光出版社發行

1938

抗戰小叢書  
宋慶齡自傳

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初版

實售國幣壹角五分

編譯者 宋慶齡 著

發行者 華光出版社

特約經售

香港 世界書局

北新書局

廣州 上海雜誌公司

廈門 開明書店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## 目次

宋氏三姐妹	一
一 宋慶齡	
二 宋慶齡之妹宋美齡	
三 宋慶齡之姊宋霽齡	
孫宋慶齡自傳	九
中國不亡	一六
中國當前的急務	一九
國共統一運動感言	二九
附錄一 中國共產黨公布國共合作宣言	
附錄二 蔣委員長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	
中國走向民主的途中	三八
致英國工黨書	四五
你的生命並不是你個人的	五二
兩個「十月」	五四

## 宋慶齡

美國·布克夫人

——「宋氏三姊妹」之一·自「Cosmopolitan」雜誌摘譯——

一

宋氏三姊妹，都是出嫁了的。能達到這三姊妹的成就者，在閨秀之中，又差不多個都找不到，不過，她們也並不是只把她的精力和才力傾注於她們的丈夫身外，或者把自己靜處在默默無聞的地位。

二

孫中山夫人，宋慶齡女士，行二，是一個純然跟她的姊妹們不同的人。如果說孔祥熙夫人宋靄齡女士的生活是刻板的，那麼，宋慶齡女士的生活就是純粹的羅曼斯，而且她還是一個美婦人。

三

孫夫人少年時代的故事，是大家所熟知的。她是年青的，熱情的，充滿着理想主義的，她很早就獻身於中山先生和中山先生的主義。她以祕書的身分，替中山先生服務。此後，因為他愛了她，同時她也愛着他，就結了婚（民國三年，中山先生年已四十一歲，在日本結婚的——譯者）。這意思，就是他跟他的前妻——忠厚簡朴的婦人離了婚。

#### 四

中山先生和宋慶齡先生都知道：他們能夠成就他們分居獨立時所不能成就的事情。中山先生的前妻，本質上就是良善而且簡朴的，對於她自己的燦爛而英勇的丈夫，向來是極迷戀的。

#### 五

中山先生和宋慶齡女士的婚姻，真是一段罕見的姻緣。一種新的力量和新的光輝，投入了中山先生的心靈，革命便形成起來了。

#### 六

中山先生的新夫人，永遠是跟他形影不相離的。她跟在他一塊兒工作。她的輝煌的頭腦，充實了她丈夫的頭腦，完成了他的更偉大的人格。此後，正像革命是陷入了危機時代一樣，他是死於瘴疾了。

## 七

當中山先生逝世的時候，宋慶齡女士本來是可以代之而起的。全國人民，對於中山先生的信仰和情感，在這時候是非常高強的，所以假如宋慶齡要求抬高自己的地位，她當然有世界婦人向所未見的地位可以獲得吧。然而，這決不她所要求的出路。

## 八

她深信：當時政府中人，都已經背叛了中山先生和革命。因此，她就跟××主義的組織更接近了。對於這一組織，很意外地，蔣介石將軍也正需要他們的幫助，使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受到頑抗，而不敢再進。實際上，中國的人民確然也在轉向××主義者，認為他們才是真正的中國的保衛者。

## 宋慶齡之妹：美齡

美國·布克夫人

### ——「宋氏三姊妹」之二——

宋氏三姊妹之中，最幼的是宋美齡女士，即今日所盛稱着的蔣介石夫人。談到她的特殊的歷史，實在可以寫成一部專書。曾經有許多關於宋美齡的謠言，說她是美麗女子，說她是漂亮夫人。也曾經有過普遍的謠言，說宋美齡跟這人訂婚，跟那人訂婚。但誰也沒有料到她會跟蔣總司令訂婚，而他倆的婚約却終於宣佈出來了。第一，蔣介石結婚已久，而且已娶過不止一個婦人。他雖則在新中國算是一個最有力的人物，然而他的歷史却也並不完全增其光彩的。

### 二

美而慧的宋美齡女士，嫁給蔣介石將軍，真是出乎人們的想像之外的。因此，當她

的婚約宣佈出來的時候，每個人都異口同聲地說：「她是嫁給了權勢」。

### 三

當然的，這兒也有前妻的問題。現代中國的傲岸的青年女性是不願跟別的女人一同嫁給一個男子的。所以，蔣將軍也必然地跟另一個妻子離了婚。

### 四

這樣的，結婚便在這里開始了。她的婚姻，在三姊妹之中，也許可以說是最美滿的。這最幼小的妹妹，却已經成爲中國最受尊重的，最有權威的女性了。

### 五

蔣夫人，像她的姊妹們一樣，也已經選定了這條路，跟她丈夫一同工作，也幫她工作。然而這並不是說她對於這個時代，沒有作任何巨大的個人貢獻。她的工作成績，比她在宋耀宗奔石以前，要超過得多了。他是已經不同於未娶宋美齡以前的他了。他已經在蘇俄那邊，取得了知識，取得了文化。



## 六

當然，關於她的巨大影響，頗有所聞。跟外國公使相逢的每次集會上，她往往担任翻譯。公使們既無法知道宋美齡在翻譯時曾作了何種的潤色，所以她常常是中國和外國之間的媒介人，存在着一種不能估低的巨大的影響。至於我個人呢，我對於她的判斷力和人格，都是信賴着的。

## 宋慶齡之姊：葛齡

美國·布克夫人

### ——『宋氏三姊妹』之三——

一  
人們誠實地說過：孔先生如果沒有孔夫人的幫助，孔夫人的丈夫就不知將成爲怎樣軟弱而無力的人哩。

二  
她是個很積極的，身軀健強而矮短的，在三姊妹中是最不美麗的。她的側影是凹面的，頭額和顴骨是聳起的，鼻子似乎是很塌的，面頰也平板的，臉形是寬闊的。不過，這正是一個健強而有權威的面孔。

三  
我們很可以看出：她的能力是善於辦事的。她是一個很好的經理人，尤其是關於金

融方面。她是很有希望的銀行家。真的，據人們說，她在上海股票交易所方面是個極重要的角色哩。

#### 四

有一次，許多人，因為她在交易所裏，權勢過大，對她極為憤怒。那時，她就立即作退兵計，以緩和輿論家的火氣，並避開了日後公眾對她的注意。這是她以及別一些中國婦女把持生活事務的實權的祕密之一。她們慣於消隱在公眾的注意和認識之下，藉以把持她們的實權。

## 宋慶齡自傳

『將來自傳中最動人之一章』

——林語堂——

中山先生與我剛由桂邊回來，因為此時中山先生正調大軍北伐，在前線指揮戰事。陳炯明乘虛率軍潛入省城，復縱步隊肆意搶掠，恫嚇良民，斷絕交通，擾亂秩序。中山聞信，乃不得不亟由前敵返駕。

我們到了廣州以後，中山先生即令陸軍退回原防，陳雖屢次答應，却不見兵隊開調。這時，陳在名義上是退隱惠州。口口聲聲，仍是服從政府，與我們也時常往來。在叛變之前一星期，陳尙來電，慶賀我軍在前線的連次勝利。因為陳素來的地位軍力，皆由我黨所畀與，且與我黨提議合作多年，所以毫不懷疑他有異志。

這時陳軍毫無紀律，肆意搶掠，愈覺不堪。然此時城中聽陳指揮之步隊達二萬五千

名，而我黨大軍皆開赴前敵，留駐後方只五百名，所以不能用武力解決，而且若訴之武力，釀成巷戰，更必殃及居民。六月八日，中山先生乃召集新聞記者，思以輿論勢力，迫陳軍退回東江勦匪。

六月十五之夜二時，我正在酣夢中，忽被中山先生喊醒，並催速起整裝同他逃出。他剛得一電話，謂陳軍將來攻本宅，須即刻逃入戰艦，由艦上可以指揮，勦平叛變。我求他先走，因為同行反使他不便，而且我覺得個人不至有何危險。再三婉求，他始允先行，但是先令五十名衛隊全數留守府中，然後隻身逃出。

他走了半小時以後，大約早晨兩時半，忽有槍聲四起，向本宅射擊，我們所住的是前龍繼光所築私寓，位居一半山上，有一條橋梁式的過道，長一里許，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經過，直過觀音山總統府。叛軍佔據山上，由高臨下，左右夾擊，向我們住宅射擊，喊着『打死孫文！打死孫文！』我們的小衛隊暫不反擊，因為四圍漆黑，看不出敵兵。我只看見黑夜中衛隊蹲伏的影子。

黎明時，衛隊開始用來福槍及機關槍與敵人對射。敵方却瞄準野砲向宅中射來，有一砲彈擊毀我們澡房。衛隊傷亡已有三分之一，但是其餘的人，仍英勇作戰，毫不畏縮。有一位侍僕爬到高處，挺身而戰，一連擊斃不知多少敵人。到了八點，我們的軍火幾乎用完，衛隊停止回擊，只留幾盒子彈，候着最後的決鬥。

此時情勢，勾留也沒有意義了。隊長勸我下山，為惟一安全之計。其餘衛兵，也勸我逃出，而且答應要留在後方防止敵人追擊……聽說這五十名衛兵竟無一人倖免於難。

同我走的有二位衛兵和姚副官長(Colonel Bow，外人，中山先生的侍衛)。我們四人，手裏帶着一點零碎，在地上循着那橋梁式的過道爬行。這條過道，正有槍火掃射，我們四面只聽見流彈在空中飛鳴。有一二回正由我鬢邊經過。我們受兩旁夾板的掩護，匍匐而進，到了夾板已被擊毀之處，沒有掩護。只好挺身飛奔過去，跟着就是一陣嘩剝的槍聲。在經過這種一段之後，姚副官長忽然高叫一聲倒地，血流如注。一看，有一粒子彈穿過他的兩腿，而傷中一條大血管。兩位衛兵把他抬起走，經過似乎幾個鐘頭，我

們才走完這過道，而入總統府的後院。半小時後，我們看見火光一閃，那條過道的一段整個轟毀，交通遂斷絕。這總統府四圍也是砲火，而更不便的，就是因為鄰近都是民屋，所以內裏的兵士不能向外回擊。

我們把姚副官長抬進一屋，而把他的傷痕隨便綁起來，我不敢看他劇痛之苦，但是他反安慰我說：『將來總有我們勝利的一天』。

自從八時至下午四時，我們無異葬身於砲火連天的地獄裏。流彈不停的四射。有一次在我離一房間幾分鐘後，房頂中彈，整個陷下。這時我準備隨時就要中彈斃命。到四時，向守中立的魏邦平師長派一軍官來議條件。衛兵提出的第一條就是保我平安出險，但是那位軍官說他不能担保我的安全，因為襲擊的不是他的軍隊，而且連他們自己的官長，都不能約束。正在說話之間，前面兩層鐵大門打開了。敵兵一轟進來，我們的兵士子彈已竭，只好將槍放下。我四圍只見這些敵兵拿着手槍刺刀指向我們。登時就把我們手裏的一些包裹搶去，用刺刀刺開，大家便拚命的亂搶東西。我們乘這機會逃開，正奔

入兩隊對沖的人叢裏，一隊是逃出的士卒，又一隊是由大門繼續闖來搶掠的亂兵。幸而我頭戴着姚副官的草帽，身上又披上中山先生的雨衣。由那混亂的人羣裏得脫險而出。

出大門後，又是一陣砲火，左邊正來着一陣亂兵，要去搶財政部及海關監督處。前後左右，都是亂兵在進擊。他們一面進，我們一面穿東走西曲折的在巷裏逃。我再也走不動了，憑兩位衛兵一人抓住一邊肩膀擦着走。我打算恐熬不過了，請他們把我槍斃。……四圍橫列着的都是死屍，有的是黨員，有的是居民，胸部刺開，斷腿失臂的橫陳街上的血渦中。在這時我看見一種奇異的景象，就是兩人在街房相對蹲着，我們奔過時，看見他們眼睛不動，才知道他們已死了，也許是因爲一流彈所擊斃的。

正走之時，忽有一隊兵由小巷奔出，向我們一頭射擊。同行的人耳語叫大家伏在地上裝死。那些亂兵居然跑過去，到別處去搶掠了。我們爬起又跑，衛兵勸我不要看路旁的死屍，怕我要昏倒。過了將半小時，進擊的槍聲漸少，我們跑到一座村屋，把那門上的門推開躲入，屋中的老主人要趕我們出來，因爲恐怕受累。正在此時我昏倒下去。醒



回來時，兩位衛兵正在給我澆冷水，把扇扇我。其一衛兵便偷出門外去觀動靜，而這剎那間，忽有一陣鎗聲，屋內的衛兵趕緊把門關閉，同時輕聲報告我外邊的衛兵已中彈而也許殞命了。

鎗聲沉寂之後，我化裝爲一村嫗，而剩餘的一衛兵扮作販夫，離開這村屋。過了一兩條街，我拾起一隻菜籃及幾根菜，就拿著走。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經過觸目驚心的街上，我們才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，就在這家過夜。這間屋於早間已被陳炯明的軍隊搜查過，因爲有嫌疑，但是我再也無力前進。就此歇足。那夜通宵聞見砲聲……再後才欣然聽見戰艦開火的聲音，使我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無恙了……第二天，仍舊化裝爲村嫗，我逃到沙面，在沙面由一位鐵工同志替我找一小汽船。我與衛兵才到嶺南，住友人家。

在河上，我們看見幾船滿載槍掠品及少女，被陳炯明的軍隊運往他處。後來聽說有兩位相貌與我相似的婦人被捕監禁。我離開廣州真巧，因爲那天下午，我所借宿的友人家又被搜查。那天晚上，我終於在船上見到中山先生，真如死別重逢。後來我仍舊化裝